

作家频道

温馨的茶馆

王溱

去荻港古镇时做攻略就知道有个“一元茶馆”。

沿着古镇的内部马路走到尽头再朝北拐，便进入一个不一样的街区。浓绿浑厚的运河水缓缓而来，延绵而去，像一匹宽柔的绸带，把两岸隔开。一边是白墙黛瓦，石板石阶的农家住屋，一边是木构梁柱，木窗木门的廊棚民宅。一元茶馆在廊棚这边，建筑有些陈旧破损，却裹着满满的沧桑感，浓浓的昨日风情。

迎着茶馆的招牌，进门便是大堂，足有六七十平米，或许还更大些。映入眼帘的就一个字：乱。左边是两排桌凳，很有些年代感，桌子周边散落着杂物。最显眼的是那堆塑料皮的暖水瓶，足有二十把。或许用得太久的缘故，说实话看上去并不太干净。右边是两把理发椅，那样式估计年轻人都不曾见过，又破又旧，应该收废品的也会嫌弃。再看四周墙面，虽是白色，但不少地方已黑黢黢。墙上挂满了各种照片、字幅、电线、钟表、毛巾，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物品。壁龛里塞着不同型号的茶杯，全是白色，搪瓷为主，凸显了年代的痕迹。木橱的抽屉都是拉开的，有的拉得大些，有的露出一点缝隙。里面乱七八糟，似乎什么都有。那情景有点像旧货商店，却又不太像。因为商店总还是有规有矩，这里却显得杂乱无章。

进门时已有两位年轻人坐在大堂的长条椅子上喝茶，还有两位客人在四处巡望。一位看上去有些年纪的瘦小老人，动作缓慢地在暖水瓶前忙碌着。他应该看到了我，但似乎并不关注。这倒正中我意，乘机可以把整个茶馆看个遍。

大堂连接着两个门，走进去是一个有天井的小院。一口大缸摆放在中央，也



插图
阿占

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大缸的对面是个小戏台，玲珑可爱，木质结构，雕梁画栋，颇为考究。一看当初就是大户人家的宅子，否则谁会花大把钱在自己院子里建个戏台奢侈？戏台中央的上方有一个牌匾“聚华园”，烫金大字，很是耀眼。有二楼，上去发现有八仙桌和其他桌凳，这无疑是“雅座”。坐在这里喝茶聊天会更有一番滋味。

回到天井时无意中看到一个令人哑然失笑的场景。在大堂和天井连接的缝隙间，居然有一个悬挂的陶瓷小便池，比一般公共厕所里的要小一大圈，属于“袖珍”型。无门也没有任何遮拦，显然是男人们的专利。

实际一元茶馆主体客人就是男性。这个前身叫“聚华园”的茶馆，开启的年代是1896年。当年没有旅游的概念，茶馆接待的客人应该就是本地居民。按照传统观念，女性是很少出头露面的，喝茶这种休闲之事，肯定也轮不到女性。所以，一元茶馆更多的是男人的世界。这从茶馆里杂乱无序

的摆设就可以得到佐证。

一元茶馆先后经历了四任掌柜。前三任任何许人也，不得而知。1966年23岁的潘掌柜接盘，一直到现在。

1966年是个特殊的年代，茶馆竟能存活，这确实耐人寻味。一元茶馆受人青睐，便宜是硬道理。现在一元钱在人们眼里有时不是“钱”，但在一元茶馆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尽情享受，这种接地气的经营模式别开生面，必定惹人注目。再就是时间宽松，早上三点就开始营业，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而且可以任意支配时间。茶馆里不但有闲来无事的老人一坐就是半天，还时常有抱着电脑、捧着书籍的年轻人坐下就不挪窝。前提是点上一杯茶。

每天天还没亮，一些早睡早起，或睡不着觉的老人便提着茶杯或攥着茶叶从自家走出，慢悠悠地来到茶馆。此时用煤饼炉烧好的热水已灌满了暖水瓶，老人们只需倒上，茶香便随之溢出。然后开始拉呱闲聊，天南海北，家长里短，漫无边际，却兴趣盎然。有的

老人还带着早点，边说边喝边吃，等太阳升起照亮大地时，又慢悠悠朝家走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荻港古镇的老人几乎都在茶馆里消耗着自己的余生，从开始的七八十个人到后来的三四十人再到现在不到二十人。时光在流逝，老人们也一个个撒手人寰。茶馆挂着一个镶了镜框的黑白照片，几十个人的“大头像”挤在一起，那都是茶馆曾经的常客，年龄加起来足有三千多岁，然而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如今只能通过照片再看一眼熟悉的茶馆，再闻一下浓郁的茶香了。

潘掌柜也老了，给人理发修面时手难免在抖。还有那个唯一的伙计，今年也已七十多岁的聋哑人，还能屋里屋外、忙前忙后坚持多久？荻港古镇曾有十三家茶馆，如今依旧在坚持的只此一家。节假日这里连门都挤不进去。许多人是慕名而来，来这个既没有高深茶道，又没有精致装饰的原生态茶馆，一方面出于好奇、敬佩，一方面来感受、体验，而更多的是回味、思考，或者在寻找着什么。

历史上荻港古镇曾走出两名状元，五十多名进士，二百多名太学生、贡生、举人。深厚的书香底蕴，向上的理念，这些跟一元茶馆有无关联？答案应该并不复杂。

人在旅途

元阳梯田行记

薛立全

“梯田”的缘由。随着光线变暗，梯田的色彩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橘红变银亮再变灰暗，光影交错，我们用单反拍出了期望中的效果。

为了拍第二天元阳哈尼梯田日出，当晚我们住在大山里，入住的村庄叫普高老寨，就在多依树梯田边上。早晨六点我们起床集合，这里天亮得晚，起床后外面没有一丝亮光，我们打着手电步行几百米到达观看日出的地方。观景台是一个复合的“之”字型，向下无数折拐，领队熟门熟路领着我们走到下面，这里不光人少，还能近距离接近梯田，拍摄方位更佳。一开始观景台下方影影绰绰，什么也看不见，随着天空由黑暗变成灰白再变成明亮，渐渐看出了下面的情形，脚下方就是山坡梯田的顶部，梯田往下无限延伸，只是视线不远处就被浓浓的雾气遮盖着，露出的梯田上方也漂浮着游动的薄雾。随着天空越来越亮，我们发现日出的方向被云层遮挡着，太阳不漏一丝光芒，日出时间已过，确认当天拍不到日出，我们才依依不舍离开，留下了遗憾。

早饭后我们游览了蓝色梯田和坝达梯田。梯田的形制大同小异，但每一处都有每一处的精彩。蓝色梯田地处开阔的山坳，这里的灌水梯田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梯田呈现出蔚蓝色的迷人景象。坝达梯田是所有梯田中连片规模最大、最壮观的一处，它从海拔1100米的麻栗寨

诗坛新作

春风得意

小葱

要是春风醉了
岸上繁花会不会也跟着醉了
要是繁花醉了
不知道那爱花的人是否也醉了
人要是醉了
春风也该醒了
春风醒了
顺便叫醒了沉睡的大地
抚摸着每一片叶子
每一朵花蕾
小溪也摆脱了冰封的束缚
鱼儿也溅起点点水花
人们也脱去厚重的冬衣
此刻春风得意
连人都醒了

跟春风干了这杯

王建辉

连春风都醉了的晚上
静坐于小酒馆的一隅
酒精催生的多巴胺
在每一寸肌肤上游走
身旁的小友，醉眼朦胧地絮叨
是啊，又有几人容易呢
嘈杂中，倾听这火热的友情
微醺的余温，在春风里飘洒
跟春风干了这杯吧
没有什么不被融化
那迷离眼眸中跳跃的光芒
分明是将开的桃花
跟春风干了这杯吧
待胸中燃起火焰
咱就，回家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

